



特区人丛书

敬畏生命

王振文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与自然

敬畏生命

王振文 著



北京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畏生命 / 王振文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4. 12

(特区人丛书)

ISBN 7-5317-1749-2

I. 敬…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189 号

敬畏生命

Jingwei Shengming

作 者 / 王振文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高 璐

封面设计 / 李 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深圳市普加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64

字 数 / 1560 千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80.00 元(共 9 册)

书 号 / ISBN 7-5317-1749-2/I·1637



作者简介

王振文，生于1954年8月。先后在宝鸡日报社、海南法制报社、深圳法制报社任记者、编辑、采编部主任、文艺部主任、总编助理、总编辑等职。发表过大量通讯、散文、报告文学和摄影作品。主编过多部大型丛书，出版过散文集《遥望大青山》，长篇报告文学《明思克号传奇》等专著。四十多篇（幅）作品在全国和省、市获奖。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深圳市福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第一辑 回望家园

遥望大青山·····	3
《遥望大青山》后记·····	11
最后的母亲·····	16
我的父亲是党员·····	20
享受一生的初恋·····	22
娶个老婆不爱美·····	25
我家有个瞌睡虫·····	27
关外安家·····	30

第二辑 往事如诗

敬畏生命·····	35
跨越千年·····	49
悠远的老歌·····	61
玩儿在过去·····	63
娃娃爱过年·····	65
海水是咸的·····	67
天涯醉月·····	72
小巷空空·····	76
老舰长重登“明思克”号·····	80
被宰天涯·····	84

夜宿牛头山	87
-------------	----

第三辑 感动生活

畅想晚年	91
绿意地生活	94
救救孩子	96
爱心备忘录	102
先别说“不”	108
有 call 机真好	112
赠书的尴尬	114
相约大海	116
下下厨,挺好的	119
我要去献血	121
市井公交	124
《“明思克”号传奇》后记	127
飞起来的 2002	131
成全了一个傻小子	133
祖宗的宗	135

第四辑 身边好人

赶马车的汽车兵	139
走向城市	141
十二道闪光的年轮	150
我没有坚硬的外壳	156
他从田野走来	158
浇灌嫩枝绽花蕾	162
棋迷老王	165

打工奶奶·····	167
-----------	-----

第五辑 山水有约

正气望海门·····	173
守望红树林·····	176
花海传情·····	179
雨中谒海瑞·····	181
烟雨黄鹤楼·····	183
雪中绽放的春天·····	186
夕照爱晚亭·····	188
逃到海岛·····	190
探营亚布力·····	193
品味海南粉·····	199
能留下,是奇迹·····	201
初识三洲田·····	204
那山那水那情·····	207
“贵”在衡山·····	210
王振文与“明思克”号传奇)·····	蔡秀文 212
让“明思克”承载更多的历史反思	
——读王振文《“明思克”号传奇》·····	徐国俊 218
用心 用情的表达	
——朋友的来信之一·····	李玉章 221
就这样写吧	
——朋友的来信之二·····	赵亚春 224
后记·····	227

第一辑 回望家园

家是什么？家是梦中村头的那眼古井，是老屋后的那棵老槐树，还是爬满矮墙的牵牛花？家是亲人和亲情，最不能缺少的是母亲慈祥的絮叨、妻子深情的目光和孩子睡梦中可爱的笑靥。家，是一个可以放“心”的地方。

遥望大青山

不知为什么就写下了这个题目。

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也无数次地回答：东北人。对方往往会由衷地说：像，听口音像。其实我的回答只是履历表上的籍贯。小时候听妈说，我是生在辽宁的锦西，而不是西丰县的凉泉。我在东北的全部经历是三个月。所有印象是在家里影集中的一张土黄土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妈妈端坐着，两条大辫子直拖到腿上，旁边站着的姐姐，比凳子高不了多少，妈妈手里端着的那个玩具一样的小人就是我。那是妈妈由锦西回西丰照的，此后我们全家就搬去了葫芦岛。“黄花鱼”这个名字就是多年之后妈妈讲到葫芦岛时常挂在嘴边的。再后来，我们一家随着爸爸进了关，再也没有回去过。

东北、故乡、老家，这些撩拨人心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片绚丽而缥缈的云霞。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中条山度过的。那是山西的垣曲县，是一块富饶而美丽的小盆地。我不到五岁就跟父亲和姐姐去山里采杏树叶，去背树皮和橡子壳；到河套里扎猛子；去骆驼峰、小庙沟采山葡萄、八月炸、五味子和山核桃。冬天里，同男子汉一样，腰里扎一条麻绳拴两个冷馒头，插一把斧子，踏着积雪去山里砍柴，踏着夕阳，拖着比我还重的柴禾往回走；去河滩筛沙子、拣石头；扛着小馒头，提着面口袋去山上挖药材。给我留下了那么多铭心刻骨的回忆，可以说，在我人生第一页上留下的全部苦乐都是在那里，是

同山连在一起的，所以从心里我把中条山作为故乡，而我真正的故乡却是远远的，从未亲近过。那块养育了我的祖辈、我的父辈，留下了我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才是我的根，是我梦绕魂牵的地方。

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是在我38岁那年。第一次踏上归乡之路，好漫长的归乡之路哟！

我非常庄重地回来了，是捧着我父母的骨灰回来的，沿着那条当年他们出山的路。我不知道当年父母是怎样风华正茂，怎样躊躇满志地离开这座大山，告别山里的父老乡亲，踏上这条离乡路的。今天我回来了，是来安顿他们疲惫的亡灵，还他们落叶归根的夙愿的。

一、祖坟

由于路上的耽搁，我们比预定时间晚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凉泉镇。暮色中，镇头的桥上黑压压挤满了人。他们是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从西丰县城专程赶来的舅妈一家子，好几十口，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们互相用信纸上早已熟悉的名字——对号，然后是一串惊讶和感叹。

我们的“巡洋舰”，沿着两座浓重的大山挤出的土路向山的深处开去。越爬越高，越走越深。直到再也容不下四只轮子了，才到了五大爷的家。五大爷的两个儿子，按辈分我都该叫哥的，是两个说话不多、纯朴能干的农村小伙。不大一会儿，他们已在大伯的门前搭起一个灵堂，点上长明灯，在我父母的骨灰和遗像前摆上了供品。这天晚上就由这两个哥哥替我们守灵，而奔波了一天的我们就团团挤在五大爷的土炕上，暖暖地滚了一夜。

早上起来，我们向更深的山里开去，那里有我家的祖坟。那里安葬着我早已过世的太爷、祖爷、爷爷、大伯们，那里也将是我的最

后归宿,如果我愿意的话。

大哥不知从哪儿赶来一套胶轮马车,过去老人都叫胶皮大车。拉上砖头、沙子、水泥,还提着一个装了两条小鱼的罐头瓶子。我记得昨天上车时,我没注意,将车上的一个罐头瓶子踢到了车下,打得粉碎,我分明看见也是两条小鱼,在干硬的马路上无谓地挣扎。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大冬天里,摸两条小鱼干什么。五大爷说没什么,打了就打了,我也没往心里去。现在又看见瓶子,又看见了这两尾小鱼,着实对我震动不小。哥哥们昨天晚上,或是今天清早,是怎样打着手电,下到冰冷的河里去捞这两条小鱼的?捞它做什么用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是歉疚在煎熬着五脏六腑。

穿过一人多高的苞谷地,我们爬上了栽满苍松翠柏的山坡。坡顶的杂草和灌木显然已被清理过。从山上往下呈金字塔状,依次排列着几十座坟墓。大哥依次介绍到:“最上头的是你祖爷,下来是你爷,再下来你爸爸他们几个兄弟,将来你就在你爸爸的下面。”说着,还郑重地指了指,“就在那儿。”

墓穴挖好后,五大爷指挥儿子们先放好装鱼的水瓶,盖上石板,再铺上一层红砖,然后才摆上骨灰盒。五大爷还对着对面的山头仔细地校正了方向,这才叫动手封墓。五大爷说:“对面就是笔架山,咱家的祖坟风水好,正对笔架山。老王家是要出文人的,要出大文人的。”

下了山坡,五大爷指着不远处台地上的一片废墟说:“那儿过去就是咱家。”我顺手望去,断壁残垣已被一人高的蒿草埋没。“过去这一条沟里都是咱家的地,苞谷、高粱背不过来,又买了一辆胶皮大车,土改时刚够上富农。现在,人都搬到山下去了,这里没有人住,地也没人种了,就是你七叔在那阴坡上种了几垄人参。你看,就那——”我看见陡峭的山坡上,用草帘子盖出长长的几条黄色,同山的青黛自然地分开来。

五大爷再说什么,我已听不进去了。今天我才找到背了多年黑锅的富农成分,原来是出在这里。“文革”当中,我们这些“黑五类的狗崽子”,每当填履历表“家庭成分”一栏时就如同做贼一般。在学校,我拼命表现,每个星期天都到学校去抄大字报、画黑板报、办专栏,直到离开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才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参加了代表先进组织的“红卫兵”。参加工作后,我付出了比常人多十倍的努力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我那厚墩墩的档案袋里,大都装的是那时的外调材料。对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光荣,我倍觉金贵,不管别人是怎样地贬低、咒骂,我都是十二分地珍惜。

最难忘是在“文革”中的一次平平常常的批判会。那是在铜矿峪的大礼堂。工人们聚在一起批斗几个走资派,我们几个毛娃娃到处凑热闹、捡传单。那天开着开着,一名激进分子突然冒出来,高呼:“黑五类分子滚出去!”我那时的年纪怎么能分清什么是“分子”?好像被人当头一棒,好像几百双愤怒的、革命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我装着看别人谁出去了,嘴里自语着:“谁呀?谁呀?”边说边逃出了礼堂。

王玉民几个小伙伴不知就里,急忙追出来问我怎么了?我趴在树上已满眼是泪,边哭边说:“我是富农,是黑五类!”

我曾经那么憎恨给我带来了深深伤害的这一沟薄地,这今天被抛弃了的山沟,惜恨那辆该死的胶皮大车!

如今,我们和我们的共和国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长大了,成熟了,更加清醒地认识了我们的昨天和今天。当我真真切切地站在这大山之下,面对这片废墟,是爱是恨交织在一起,说也说不清楚,已很难找回当年的情绪了。

二、五大爷和七叔

五大爷的家像是横在山口上似的。

房前是不大的菜地，伺弄得垄是垄行是行。旁边是果园。五大爷说：“你们要是早来点，水梨、苹果可有的吃。”五大爷领我们转到屋后。屋后是一条山沟，被一条条用石头垒起埝，填上黑土，栽满了苹果树，一层层由宽到窄向上延伸，五大爷说，这条沟是他和两个儿子，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筐土一筐土填出来的。

我惊得目瞪口呆！这是多大的工程？我的脑子里立马充满了“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等等远去的叠影。但那些镜头，都是在一种信念和群体力量下造就的。而眼前这奇迹，竟是五大爷同两个儿子，用两年多的时间创造的。这也是荒山承包之后，为了自家和后人有更好的生活而焕发出来的精神。五大爷还得意地告诉我，他们只管种苹果、收苹果，六叔的一个儿子是运输专业户，他负责往城里拉，而城里是七叔的女儿搞销售，各负其责。他还郑重其事地说，虽都是亲戚，可是经济往来明算账。七叔的女儿收苹果，从来都是“上打珠”。

我当时还不明白“上打珠”是个珠算上的用语还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上打珠”就是先交钱，不知是哪个聪明人发明的，用在这里真是再好不过了，既经济往来一清二楚，又不伤亲戚的情面，中国人驾驭语言的能力真是没得说。

五大爷七十多岁了，在父亲几个弟兄中是最长的了，是公认的绝对权威。见我们兄弟姐妹大老远来，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是看到我们特地为他背来的“西风酒”，更是吧嗒嘴。五大爷没啥嗜好，就是爱喝两盅，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凡喝绝不一个人干灌，照例叫来了我的七叔、六叔。老哥几个围一个炕桌自乐，完全一副忘我的

境界。

七叔来了，我过去在照片上见过的七叔。那张照片据老人讲是50年代在太原市照的。七叔那时是火车司机，新中国非常令人仰慕的职业。照片上是七叔一家子。七叔四方大脸，白白净净，西裤笔挺，皮鞋锃亮，眼睛里是坚定和自信。七婶是个秀气、纤弱的苗条女子，素花对襟上衣，手里捏一方白手绢。几个孩子也收拾得像剥了皮的鸡蛋一样，白嫩白嫩的。

眼前的七叔除满是皱纹的脸上还依稀露出年轻时的轮廓外，再难找出当年的痕迹了。

七叔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号召下放回乡的。那年头有一句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上二亩葱。七叔脱下工装，离开了心爱的火车头，又回到了大山，融进了大山，还了农民的本色。几十年过去了，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了。可能是他曾在外闯荡过几年，毕竟见多识广，农村联产承包后，别人扔下土地，离开大山去外面找精彩的世界，他却把别人撂荒的土地都接了过来，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家里也是新门楼、新瓦房，小日子过得挺殷实。

五大爷、七叔他们几杯下肚，连脖子都红了起来，有说有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悠哉悠哉。只可惜我不会喝酒，自然不敢上炕桌，不然的话，听听他们那丰富的阅历、切身的回味，将是很有意思的。

三、妈妈的茅草屋

离开山村前，五大爷带我们去看望了住得不是很远的六叔。六婶有精神病，家里负担重，穷得没样子，六叔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屋里凌乱不堪，六叔在炕下编筐子，旁边就是

养的羊，衣衫也是五颜六色，看得出也是亲友接济的。五大爷说，亲戚们没少照应他们，看他们也实在可怜，孩子们的学费还都是亲友资助的，只是他们条件太差，没劳力，仅能维持简单的生活。我们当时凑了几百元钱给了六叔，算是一点心意。

往回走，我还不时地想起苍老的六叔，痴呆的六婶，还有地下养的羊。想到了就是在较富裕的地方，也还有一些像六叔这样没有脱贫的农民，想到了……

“看，那就是你妈当年住的茅草屋。”

五大爷一句话，拉回了我。五大爷说的茅草屋离路边不远，也就不到三间，中间是木门，两边各有一窗户。这间茅草屋是我父母结婚后住的。

“那年发大水，是从后山来的，来得好急，好突然，你爸又不在。我那时也顾不得什么大伯、弟媳妇的忌讳了，拉上你妈从后窗跳了出去，一直跑到山上。要不你们早没妈了，还有你们！”五大爷好像又面对着滔滔洪水，边指点边回忆道，很有些英雄感，红红的脖子上，血管突了出来

关于1951年那场洪水，我曾听妈妈说过。每次说起她都心有余悸。那时还没有我，爸爸在外头工作，妈妈和一岁的姐姐住在这间茅草屋里。茅屋面对着河，发水时，妈妈望着屋里的鞋、脸盆在地下打转转，不知所措，只是站在炕上把姐姐用被子包好紧紧地抱在怀里。想不到的是，洪水会从后山下来，且一泻千里，多亏五大爷发现妈妈没出来，赶快跑过来

跳出窗户，水已齐腰深，眼看一栋栋的房子在洪水中像是炉灰里泼了一瓢水，“噗”的一声就全没了。当时妈妈整个儿昏了头，怎样在五大爷的拉扯下，光着脚爬上后山的根本说不清楚，只是不时地看看怀里的姐姐。因她听说有的妈妈抱着孩子逃出后，还不知道孩子啥时候从被包下面漏出去的，只剩下空被筒！